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四〇回 換骨池妖部入浴 脫物殼人體長存

群弟子領命，忙整衣冠，靜候蓬廬。剛至五更時，三緘一一呼出，風車各駕，冉冉騰空。來至半天，見有生雲使者、長雲使者、推雲使者、排雲使者、鋪雲使者當道而立。三緘統率群弟子，拜及眾位使者曰：「吾師徒登於上境，實係天皇旨意，萬望眾位使者引導一二。」眾使者曰：「吾等亦奉天命，來此迎迓仙子。可將風車撤去，登上雲路焉。」三緘遂命諸徒棄了風車，齊登雲路。不數數刻，已至南天，管理天門社令見而問曰：「來者何仙？入吾南天何事？」三緘上前答曰：「吾名三緘，奉天皇旨，統及群弟子上殿朝見耳。」社令曰：「爾乃闡明先天大道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社令曰：「如是，爾將雲車轉向東去，竟到紫霞宮裡，爾師還有所言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師昨在星臺原囑先到彼宮。因見生雲眾使者迎迓前導，一時忘卻，不知已至南天門外。今承社令指點，還祈眾位使者導之。」使者聆言，當即雲車播轉，直向紫霞宮而去。

頃之，宮門已到。師徒魚貫而入，拜見紫霞。紫霞曰：「爾等來何遲也。」三緘將使者導至南天，為社令所阻之言，備陳顛末。紫霞曰：「爾輩幾乎誤矣。如社令不爾阻之，竟入南天，若何交代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實屬不知，祈師恕罪。」紫霞曰：「爾等初登上界，稍有錯失，亦無爾罪焉。」言已暗想：「三緘弟子物類居多，如不入換骨池，將骨髓換過，一到通明殿上，為仙佛神聖金光射及，定然現出原形。那時見責上皇，吾亦不便。然此換骨池在西竺國內，乃牟尼文佛慈悲所設。凡世之禽類、獸類、山妖、水怪修感仙品者初至，必引入池內一沐，脫去物殼，付還人體，方好朝見上皇。如不先為奏聞，引導無人，安知池之所在？且即知其所在，而擅行沐浴，是又目中無主矣，烏乎可？」暗想到此，遂遣復禮子前去竺國，奏聞佛祖。

復禮子領了師命，雲車駕動，不時已至文佛殿外。告與守門神祇，守門神祇通報入內，文佛傳進，問及有何所請。復禮子將師飛捧奏文佛。文佛悉閱一遍，乃向復禮子而言曰：「爾師紫霞闡道人間，今已圓滿。所收門徒，半多異類，欲借沐浴於換骨池。歸告爾師，是池本吾設來以待異類者，何須奏請？各向池中沐浴，吾不禁也。」復禮子聞得此言，頂禮而退，竟回仙府，將文佛所說詳告紫霞。紫霞遂命三緘與正心子統及異類修成者，向竺國而去。其餘人類，即在紫霞仙府，以玉液飲之。

三緘、正心子得命，乘雲統領諸徒，來到竺國。只見竺國地面慈雲繞繞，無風無雨，無冬無夏，氣足溫和。兼之貝葉翻青，藍於所染，駝花吐豔，香氣時來，真西方極樂世界也。三緘謂正心子曰：「竺國之地已如此佳美，不知文佛殿內又屬如何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吾未去過，烏何知之？」三緘曰：「竺國已入，未審池在何方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只管前行，自有神祇來告。」三緘諾。

正行之際，雲頭來一衲子而問曰：「雲車內其殆向換骨池而沐浴者耶？」正心子應之曰：「然。」衲子曰：「來，來，諒爾不知液之所在。吾特命奉文佛，前來指引焉。」正心子曰：「如是，有勞大佛法多矣。」衲子遂將雲頭播轉，三緘、正心子以及徒眾隨後而來。約行數刻時辰，遙見五彩霞光飛騰不定。

三緘曰：「前面霞光閃閃，是何境界？」正心子曰：「諒是換骨池也。」剛到其間，衲子已駐雲車，下車而立。三緘等眾忙將雲頭按下，拜謝引導之勞。拜已，而謂衲子曰：「換骨池究在何所？」衲子曰：「是池也，或有或無，若隱若現，爾等拜請，即在目前。」三緘聞之，即統群弟子，望文佛殿下頂禮者再，默念異類沾恩數語。頂禮方畢，倏然現一大池。池內五色蓮花，時吐馥氣。衲子謂三緘曰：「速命爾徒卸卸衣冠，入池沐浴。」三緘即命弟子卸衣沐之。

狐疑沐得高興，笑謂三服曰：「吾聞仙人沐浴，定有時刻，爾知之乎？」三服曰：「所定何時？」狐疑曰：「一百二十年沐浴一次。」三服曰：「此一百二十年內，不知身上之膩要脫幾千層。」狐疑曰：「仙人膩即脫得多，斷無虛拋如塵世者。」三服曰：「如何？」狐疑曰：「合為丸藥，救人疾苦耳。」三服曰：「膩乃身中垢物，如何能救疾苦？」狐疑曰：「爾不知得，是落時醫手內，萬用萬靈。」三服曰：「仙在天上，其膩豈易落於時醫？」狐疑曰：「時醫亦是天上人，以天上人即用天上人之膩救人疾苦，安得不美耶？」三服曰：「爾又在款天話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前在紅塵，即說得蓮花發現，還是地話。而今升在天上，所說無非天話矣。」三服曰：「爾那天話休講，且將天澡緊趕洗完。看道友沐罷，吾師導去朝見。爾我落後，上皇斥罪，打下紅塵。」狐疑曰：「爾我難得天上沐浴，緩緩地沐，沐得極其潔淨，為個脫白仙子，即上皇將爾我打下塵世，亦曾在天上住了幾刻也，算得三天仙人。」三服曰：「吾備與爾言，吾要急急沐完，隨師去矣。」狐疑曰：「沐浴稍緩，未必即將仙人弄脫。縱或弄脫，吾又修煉。活把仙人修死，我才住手，終久也要成仙。」三服曰：「與其後修，何若現得之為愈。」言已，忙忙促促，將身沐之。

衲子在旁問曰：「爾等俱已沐罷乎？」眾人曰：「俱沐罷矣。」狐疑曰：「莫忙，莫忙，狐師爺，只剩十個了。」衲子曰：「剩哪十個？」狐疑曰：「只剩十個腳趾耳。」衲子曰：「如此，等爾片刻，爾速沐焉。」久之，衲子曰：「可沐畢否？」狐疑曰：「沐了三雙零一個矣。」衲子又在池外候之。

頃復詢曰：「尚未沐完耶？」狐疑曰：「還有半個，煩爾再候須臾。」衲子曰：「狐仙人，何沐之潔也？」狐疑曰：「吾在塵世，所受塵垢太多，不沐潔白，焉能見得上皇？」衲子曰：「仙子原來不染塵，池中沐浴潔而清；一身似玉堅還白，立念須當蓋世人。」言罷，狐疑沐浴已完。衲子念動真言，只見韋陀尊者手提降魔杵，向池一照，一聲霹靂，霞光萬道，繞池三匝，池岸寂然。

狐疑謂三服曰：「適才雷聲震動，未必天上都要落偏東雨乎？」三服曰：「爾於霹靂時，有所見否？」狐疑曰：「吾見一漢子手提木棒，向池擊之。心想此池必是他的，吾等入內沐浴，其心不愛，故提木棒來擊吾等。誰知剛向池內擊了一下，擊動雷聲。怕是上天不准他擊有道兒，因而遭雷震之耳。」三服曰：「爾道他是誰？」狐疑曰：「才做天上人，天皮都未踩熟，如何認得？」三服曰：「此是佛門中一大菩薩，爾都不識？」狐疑曰：「彼是佛門哪位菩薩？吾卻未見過。」三服曰：「爾我當年為妖，常在廟中來往。廟門內將身立起，手提降魔杵那位韋陀菩薩便是，何言爾未見過耶？」狐疑曰：「難怪那樣兇惡。」衲子在旁曰：「文佛慈悲，設此換骨池。但屬異類修成仙品，到池沐浴，韋陀尊者必以杵照之。」狐疑曰：「照之何意？」衲子曰：「吾將池兒掩下，爾道中弟子細看自知。」狐疑曰：「有何物可看？」衲子曰：「凡物道成仙，在池沐浴，韋陀將杵一照，原形脫下，換了骨節，易為人身，異類之形永不出現矣。」狐疑喜曰：「我從此未必就像個人乎？」衲子曰：「不獨像人，且至修成仙真。」狐疑曰：「不說修成仙真，即修成個人形，都了不得。」衲子曰：「爾說成個人形都了不得，以為人形貴矣。何塵世上女女男男累萬盈千，其多如是？」狐疑曰：「世人雖眾，究其結局，到底有幾個叫人？」衲子曰：「形是人形，如何不叫人耶？」狐疑曰：「不孝不悌者，心如禽獸也；奸詐邪淫者，心是蠹牛也；瞞心昧毒念在抱者，蛇蠍不啻也，尚得叫為人乎？」衲子曰：「修道成仙，言之必中，真不愧道門弟子。」

狐疑曰：「西方大佛法前囑吾等自視其形，安向何處視之？祈為指示。」衲子曰：「爾向池左一一視來。」狐疑遂與眾道友齊去池左一視。別無所見，只狐狸數個，死於地中。狐疑見而笑曰：「人說西方念佛持齋，為何還吃犬肉。」三服曰：「爾何知之？」狐疑曰：「不吃犬肉，又打死犬若此之多？」三服曰：「非也，是乃爾狐狸所脫之軀殼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此，不是犬皮，更名為仙人皮。」三服曰：「聞言休說，再向前面觀之。」及由池左斜上，極目周視，遍地皆虎皮、鹿皮、熊皮、龍皮、蝦皮、桃棠之樹皮。狐疑曰：「人說極樂國中戒酒除葷，還在打圍捕網者，何也？」三服曰：「爾又何所見而云然？」狐疑以手指之曰：「未打圍捕網，安有龍、蝦等屬及熊、鹿與虎之屍耶？」三服曰：「否，否，此係諸道凡軀所脫在茲也。」狐疑曰：「至於桃、棠之類，西方佛祖所伐為薪者乎？」三服曰：「西方佛祖自有所食，安用薪為？」狐疑曰：「此旁還有斗大蜘蛛一個，蜂子數個，這旁又有雞母、芭蕉等件，吾實不解焉。」

